



橙·小说

读是一种享受

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

橙 · 小说

格言杂志社编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橙·小说 / 格言杂志社编. —南京：凤凰出版社，
2009.7

ISBN 978-7-80729-482-5

I. 橙… II. 格… III. 汉语—写作—青少年读物 IV.
H15-4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126029号

书 名 橙·小说

编 著 格言杂志社

版式设计 胡凝 张津楠 李月

责任编辑 张叶青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社

出 品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北京凤凰天下文化发展有限公司
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
印 刷 北京市梦宇印务有限公司 (通州区张家湾镇张辛庄村)

开 本 787×1092mm 1/16

印 张 11

字 数 380千字

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2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80729-482-5

定 价 18元

(凡印装错误, 可向发行部调换, 联系电话: 010-58572104)

目 录

桂花香胡同	4
门牌号是66	6
石桌上的剩棋	24
冲啊，冲啊	46
只剩一半的鸡毛信	48
前线日记，未完待续	68
无字书传奇	84
风信子的来信	86
沙漠里的漂流瓶	106
八月浮世绘	130
草堆上的阳光	132
青春物语	156

桂花香胡同

秋月当空，洒下一片清亮的水。借着这月光，依稀能分辨出覆满青苔的城砖上那几个幽幽的字：桂花香胡同。从胡同口拐进去，路旁立着一根光溜溜的棍子，棍子上挂着一盏有气无力的白炽灯，周围一遭飞虫，扑来扑去。正在这时，那屏紧闭的红漆大门突然“吱”一声开了，一个人影站在暗处，轻声说道：“这胡同，早就没有桂花了……”

■ 门牌号是66

月亮湖边的鸽子花 6

听球赛 10

碰杯 11

别怕，安妮带你回家 14

先试试那碗面再说 16

小说课堂 小说写作的8个原则 17

好的小说应该是吞吞吐吐的 17

融化威尔斯雪谷的枪声 18

丈夫支出账单中的一页 21

一辈子的梦想 22

■ 石桌上的剩棋

圣诞春风 24

海底隧洞 27

阿拉比 31

莽草 34

天下大雪 39

小说圆桌 一个人的断代史 43



引子

一辆勒勒车在科尔沁草原的月亮湖边“吱溜、吱溜”地走着。

勒勒车上坐着一个忧伤的女孩，她的怀里抱着一只小狗，那只小狗已经不会动弹了，软软地趴在女孩的身上。必勒格老爷爷坐在车里拉着马头琴，悠扬而忧伤的曲调在草原的上空回旋着，仿佛在叙说一个忧伤的故事。

格拉的额吉（蒙古语，妈妈的意思）娜仁赶着牛车在向前走。

“爷爷，我们不要月亮湖了吗？”

马头琴的声音停了下来，爷爷轻轻地摸着格拉的头说：“不要了，我们要去找新的湖，草原上的湖水成千上万。”

“爷爷，那些蓝鸽子花还会长出来吗？”

“还会的，孩子，草原上的花是铲不尽的。”

格拉的眼泪流了出来：“爷爷，吉日为什么不跟着我们走？我们成了仇人是吗？”爷爷叹了一口气，半天才说：“孩子，记住，这里是和你阿爸出生的地方，也是你额吉出生的地方，你是喝着月亮湖的湖水长大的……”

一

格拉一出生眼睛就看不见，她常年生活在黑茫茫的世界里，不知道花有万紫千红的颜色，不知道鸟儿是什么形状，甚至不知道额吉和阿爸到底长的是什么样……格拉多么渴望自己能看见这些呀，可是她连“看见”这个词都无法去理解，因为，她从来就没有看见过什么东西！如果她想知道一个物品到底是什么样，就只能用手摸，用嘴巴尝，用鼻子闻。

格拉长得很美，她穿着妈妈给她做的粉色的小蒙古袍，就像一只美丽的花蝴蝶，草原上见过她的人都喜欢她，疼惜她。

“唉，多可爱的小公主呀，可惜，可惜。”

格拉喜欢采那些美丽的花，就像蝴蝶喜欢花蕊一样，她喜欢花瓣里散发出来的好闻的香味。可是格拉常常摔倒，因为她看不见路。她也常常迷路，迷失在草原深处的花丛里。“该有个人和她做伴！”大人们说。

可是，谁会有时间天天陪着她呢？阿爸要去放羊，爷爷要照顾刚刚出生的小羊、给那些大羊剪羊毛，额吉呢，要给花母牛挤奶、做豆腐……大人们总有干不完的活。

月亮湖边的鸽子花

◎ 韩静慧



“那就养条狗吧，让小狗来照顾格拉。”哈斯对格拉的爷爷说。哈斯是嘎查长，你知道嘎查长是什么官吗？就是汉族农村里的村长呀。只不过，在草原不叫村长，他们叫嘎查长。

哈斯很疼爱小格拉，他常跟格拉的爸爸开玩笑说，咱们两家换孩子得了。格拉的阿爸听了哈斯的话就笑，说：“好呀，好呀，那我可得了便宜了。”

等哈斯一走，阿爸就说：“哼，谁稀罕你那淘小子，我这丫头，千金不换！”

哈斯家的母狗生了小崽，小狗分窝那天，哈斯特地让儿子吉日把那只最好最壮实的小狗给格拉送去。

吉日有点舍不得，脖子一梗，瞪着眼睛喊：“不，我的狗怎么能送给一个小瞎子。我还要呢，名字我都起好了，叫苏赫巴鲁（猛虎），它将来肯定和猛虎一样壮。”哈斯对儿子举起了拳头：“小鳖犊子，你送不送去？不送看我揍你。”

因为父亲把拳头举起来了，吉日只好满心不愿意地抱着小狗一路咒骂着小瞎子来到了格拉的家。他把小狗往格拉的怀里一塞，小小的脸子一沉：“给你，但有一个条件，不许你给它改名字，就叫它苏赫巴鲁。”还没等格拉反应过来，吉日已经转身走了。

从那以后巴鲁就和格拉相依相伴，它和格拉寸步不离，尽管它也经常跟其他的小孩子们玩耍，但决不会跑离格拉的周围。

吉日因为被迫送狗给格拉，把心里的气都撒在了格拉的身上，总是想出各种小花招来捉弄格拉。

有一次他用香喷喷的肉把巴鲁引诱到旁边，喂饱它后就把它抱起来，悄悄地走到一边，格拉半天感觉不到巴鲁的存在，就喊：“巴鲁，巴鲁。”

巴鲁在吉日的身上挣扎着要下来，吉日紧紧地抱着它，不让它动，巴鲁就叫唤：“汪汪。”格拉听见巴鲁的叫声，转过头来辨别方向：“巴鲁，过来，过来。”巴鲁更急躁的声音传了过来：“汪汪汪！”格拉感觉到巴鲁的声音和平日不一样，就一边摸索着往前走，一边招呼巴鲁。吉日抱着小狗往月亮湖边走，格拉也跟着声音往月亮湖边走。吉日走进了湖水里，格拉也快要走进湖水里了。

格拉的脚刚要往湖水里迈，巴鲁忽然狂叫起来，它在吉日的怀抱里疯狂地挣扎着，发出了异常凄惨的叫声：“汪汪汪，汪汪汪……”

格拉不知道巴鲁出现了什么危险，以为巴鲁遇到了草原上最恶毒的蛇，以为巴鲁被恶狼咬住了脖子。

格拉吓得脸都白了，她踉跄着往前走，眼看就要掉进湖水里。就在这关键的时刻，巴鲁狠狠地咬了吉日一口，吉日“啊”地叫了一声，松开了手，巴鲁飞快地冲

到格拉的面前，咬住格拉的裤脚，用力地向后拖。格拉被巴鲁拽着向后倒退，一直到安全的地方，巴鲁才松开了嘴巴。

二

又一个春天来到了！草原变得热闹起来了，草绿了，花儿开了！在阿爸的努力下，格拉在这个快乐的春天里上学了。格拉和吉日一个班级，老师还让吉日和格拉做了同桌。上了学的吉日仍不忘捉弄格拉。

有一天，吉日在大草甸子上采了满满两兜子的蒺藜刺。下课的时候，他看见格拉摸索着往厕所走，就跟了上去，他在格拉的前面一边走，一边随手撒蒺藜刺。

格拉哪里知道地上被撒了刺，仍然往前迈着脚步。当格拉“哎哟，哎哟”地蹲在地上，吉日才发出了哈哈的笑声。

格拉感到了脚上剧痛，她知道扎了刺了，就坐在地上想把刺摸到拔出来，可是她的屁股刚一沾地，几颗大的蒺藜又穿过裙子扎到了她的屁股。格拉“哇”的一声大哭起来。

趴在校门口耐心等待着格拉放学的巴鲁听见了格拉的惨叫声，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进了校园，它看自己的小主人坐在地上，脚上身上到处是蒺藜，泪水流了一脸，不禁心疼得直跳。

巴鲁愤怒地冲着教室和办公室狂叫，像是在愤怒地控诉：“汪，汪，汪！”李老师冲了出来，教室里的学生们冲了出来。李老师抱起格拉，拔去了她脚上和屁股上的刺，擦去了那被扎出来的淡淡血痕，并给她涂上了消毒药水。李老师处理完这些，看着操场上的蒺藜，瞪着眼睛对操场上围观的同学们吼：“谁，是谁干的？”

巴鲁站在李老师的身边仿佛有了撑腰的，也瞪圆了它那愤怒的眼睛，在同学们的脸上搜索着。吉日站在同学们的身边，小心地抬起头来，这一抬头不要紧，正和巴鲁的目光撞在一起。

巴鲁抽了抽鼻子，似乎嗅到了什么味道。它的目光忽然变得非常可怕，吉日不敢面对巴鲁的目光，赶紧收回视线，低下了头。

就在这时，巴鲁忽然以猝不及防的速度扑向了吉日，所有的人都在这一瞬间惊呆了！

三

格拉敏锐的听觉让她也感觉出了不妙，她发出了声嘶力竭的叫喊：“巴鲁！”

巴鲁听见了格拉那一声叫喊，晃动一下身子，仿佛犹豫了一下，但它没有停下来，还是狂叫着用力一跳叼住了吉日的衣服兜！

“咔嚓”一声，吉日的上衣兜撕裂了，许多绿色的蒺藜噼里啪啦地掉在了地上。

李老师一看那些蒺藜差点气晕过去：“吉日，你，你怎么……”李老师气愤异常，在全班同学面前对吉日这种不道德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。格拉听见老师批评吉日，难受得在椅子上一个劲地来回拧。说实在的，她一点都不怪吉日，反倒觉得自己做了对不起吉日的事情，招致吉日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

老师说，为了让吉日痛改前非，这件事情还要通知家长。吉日的屁股立刻抽动一下，小脸也吓白了。完了，一场家庭暴力看来是躲不过了！

格拉知道吉日爸爸的脾气，她慌忙地站起来对老师说：“老师，是我让吉日采的蒺藜，我要往我家的羊圈墙上放，是怕别人偷小羊。吉日给我了，我的兜子坏了，就都撒在了地上，吉日没想扎我。”吉日惊呆了！

那一天放学的时候，吉日跟在格拉的身后，一直将格拉送到家里。在路上，格拉听见身后有动静，问了好几次：“谁呀？谁在我的后边呀？”但吉日都没有吭声。走了一会儿，格拉听见了摩托车由远而近的声音，还没等格拉反应过来，巴鲁“汪汪”地叫唤起来。一双手从后边伸了过来，将格拉向后一拉，摩托车呼啸着从格拉的身边飞驰过去。

吉日闷声对格拉说：“你拉着我走吧。”格拉说：“谢谢吉日哥哥。”吉日不吭声，拉着格拉向前走。格拉的小脸乐开了花！

那一天，吉日将格拉送回家，还和格拉一起帮助爷爷照顾羊圈里的羊，给那些刚刚生下来没几天的小羊羔喂奶。

吉日和格拉开始说话了，有时候还手拉手上学。当然，看见同学们的时候他们就把手松开。因为吉日怕同学们乱说。

四

从那天起，吉日不再捉弄格拉了。再想看巴鲁的时候，他得首先讨好格拉，给格拉送一把蓝鸽子花，帮助格拉捡草地上的干牛粪。

巴鲁瞅着吉日开始顺眼了。时间一长，格拉、吉日、巴鲁就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两个孩子一起喂巴鲁肉干，领着它到大草甸上采花、翻跟头，训练它抓小蚂蚱，还一起听爷爷讲故事。

爷爷高兴的时候，常常一边干活一边唱很好听的歌。爷爷的歌曲像一部忧伤的电影，像一阵飘着花香的风，浸润着两个孩子的肌肤，震撼着他们的心……他们默默地坐在草地上，静静地听着。悠扬的曲调在他们的心中唤起阵阵的感动。

爷爷唱完的时候，一看天色已晚，就让格拉回家拿一只铁锅，让吉日拾来一些干马粪，架起篝火，从湖里捉两条鱼煮一锅鲜鱼汤，就着鱼汤吃奶豆腐。

爷爷笑眯眯地注视着恬静的湖水，说：“我一辈子都没有离开过这个地方，这可是个好地方呀。”篝火溅着火星，映红了爷爷慈祥而幸福的脸。

这个时候，吉日的爸爸哈斯来寻找儿子了，他哈哈大笑地坐在篝火旁，呼噜噜地喝着鱼汤，和爷爷随意闲谈着。

格拉就和吉日领着巴鲁在湖边上轻轻地散步，生怕惊动了那些正在草丛里睡觉的水鸟。

芦苇轻轻摇摆着送来了哈斯激动的声音：“咱们这片湖水上马上就要有游艇穿来穿去了，湖边上还要有各种各样的洋房子。旅游收入是很可观的。到那时咱们牧民的日子就更好过了。”哈斯的嗓门很大，大巴掌也挥来挥去的。看样子他对将来月亮湖的变化非常期待。

爷爷说：“孩子，什么事情都不要想得太好，这里是祖宗留给后代的神圣的宝地……”

爷爷还说了什么，两个孩子没听清，但他们听清了，这里要有洋房子，这里有漂亮的游艇。两个孩子非常兴奋，欢呼雀跃着跑向哈斯的身边，缠着哈斯问这问那。

有一天夜里，格拉恍惚听到有争吵声，她睁开眼睛，听见横在蒙古包中间的帘子那边传来阿爸愤怒的声音：“没有了草场，我们怎么过？那么多的牲口到哪里去吃草？我不卖草场，也不搬家，我看他们能把我怎么样。”额吉说：“他们不是说了吗？建了度假村咱们可以做点小买卖，卖些奶豆腐、牛肉干什么的。”

阿爸暴怒地说：“我不会做买卖，我就会当牧民，我家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，谁赶我走，我就和谁拼命。我哪里都不去！”格拉听到这里，忽地坐了起来。拼命？阿爸要和谁拼命？

格拉听见了自己的心跳声，她知道阿爸的脾气。阿爸的脾气很暴躁，经常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和别人发生口角，尤其是在喝了酒之后。有一次因为妈妈唠叨他，他还用酒瓶子砸了妈妈的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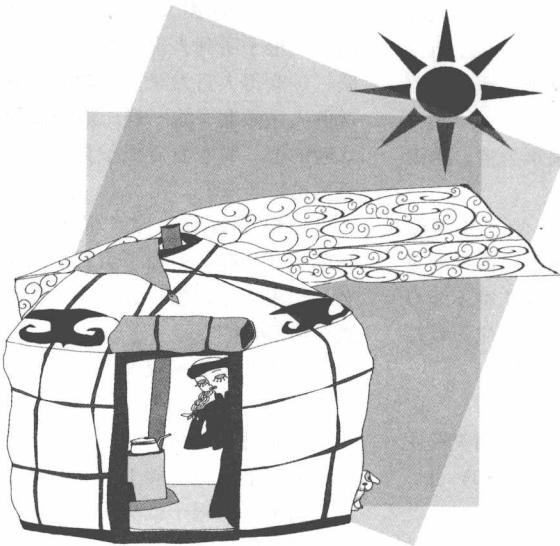
格拉的心“咚咚”地跳起来……

下午，当格拉和巴鲁从学校走到家的时候，远远就听见自己家的帐篷外边有吵吵嚷嚷的人声。

原来，那些建度假村的人来拆格拉家的帐篷了。

格拉听见阿爸在喊：“谁来拆，谁拆我就挑了谁。”接着，格拉听见噼里啪啦的打架声音。

人群乱起来，跟在格拉身边的巴鲁狂叫几声冲了过去，咬着老主人吉日爸爸的裤脚就向后拖，也不知道它是在帮助老主人，还是在替格拉的爸爸解围。



也许是因为气愤，也许是因为心急，吉日的爸爸咆哮着飞起一脚将巴鲁踢开，巴鲁小小的身子在空中打了一个转，向一堆砖块落去。

那些砖块，是建度假村的人刚刚从很远很远的地方运来的。

巴鲁发出一声惨叫，就“啪叽”一下落在了红色的砖堆上。所有的人都被这忽然发生的事情惊呆了。

“巴鲁。”格拉这一声呼唤，让所有人的心都为之颤抖。不知道是什么力量，格拉竟十分准确地向砖堆上扑去，吉日也扑向那里。吉日抱起了巴鲁，巴鲁的血染红了吉日的白衬衣。

吉日凄惨地叫：“巴鲁，巴鲁。”格拉从吉日怀里抢过血淋淋的巴鲁：“巴鲁……”格拉抱着巴鲁全身颤抖：“你们害死了巴鲁，啊，你们害死了巴鲁。”格拉的哭声让人心碎。

格拉的爸爸莫日根忽然从发呆的状态中清醒过来，他猛地摸起身边的一根叉草的叉子向吉日爸爸的头上砸去，吉日的爸爸应声倒下了！

五

哈斯被送到医院，进了抢救室。清醒后的哈斯第一个要见的人就是吉日。阿爸喘息着，艰难地把手举起来示意吉日到他面前去，吉日向前挪了一步。“孩子，别恨莫日根叔叔，他不是有意的。”

其实，用不着爸爸嘱咐，吉日在心里也对格拉的爸爸恨不起来。莫日根叔叔平日对他很好，更重要的是，他是格拉的阿爸，现在格拉在吉日的心里就和自己的亲妹妹没什么区别了。

“孩子，我已经和医生说了，我死了以后把眼角膜

给格拉。”“不，阿爸，你不会死的。”吉日听阿爸说到死立刻慌了神，他扑到阿爸的身边对阿爸喊道。“照我说的做，格拉是因你才看不见东西的。”

吉日听到阿爸这句话，浑身一震：因为我才看不见东西的？啊，怎么会因为我？这个时候阿爸抽搐起来，几个医生冲了进来。

第二天，吉日的阿爸哈斯就死了，根据哈斯的遗嘱，医院安排了车，医生带着吉日回到草原来接格拉。

可是，等他们来到草原的时候，却没有看见格拉家的帐篷，那里已经堆满了砖头、钢材等建筑材料。

格拉去了哪里？医生从救护车下来，非常着急。

一个牧民告诉他们，格拉家的马车顺着月亮湖向南边去了。南边是草原的更深处，月亮湖旁边的路太窄，司机只好在草地上开车。茂密的绿草长得又高又密，救护车就像开在软垫子上，前进非常艰难。

“阿妈，阿爸说格拉的眼睛是因为我才看不见的，为什么？”坐在车里的吉日抬起眼睛问阿妈。

阿妈叹了一口气：“是呀，我和你阿爸原来并不是生活在这里，我们是汉族，生活在城市。那一年我和你阿爸在草原承包了一个草场，才辞了城里的工作来到这里生活。因为你阿爸见过大世面，牧民们便选他当了嘎查长。在你两个月大的时候，我抱着你在草地上看自己家的牛群吃草。中午的时候，刚刚还晴朗的天忽然电闪雷鸣，下起了瓢泼大雨，一个小牛犊受了惊吓，向湖水深处跑去，为了那牛犊不被淹死，我把你放在草地上去追赶那牛，拉住牛向湖外拽。你的哭叫声被格拉的阿妈听见了，当时她的肚子里正怀着没有出生的格拉。她挺着大肚子从帐篷里出来，在瓢泼大雨里向你跑去，因为路滑她摔倒了。在肚子疼痛剧烈的情况下她艰难地向你爬去，等她把你抱在怀里的那一刻，格拉出生了！”

“出生在草地上的格拉被硬草扎坏了右眼睛的眼角膜，也因为沾了草地上的脏泥水，右眼发炎溃烂，又感染了左眼，不久就失明了。”

阿妈长长叹了一口气，又说：“可是出了这么伤心的事情，你莫日根叔叔和格拉的阿妈却从来没有在我们的面前抱怨过半句，也没跟任何人说过，更没有跟我们要过一分钱，他们真是太善良了……”

吉日听了阿妈的话，默默地把头转向了车窗外，他看见了月亮湖，看见了月亮湖边上那些蓝蓝的鸽子花。他想，如果爸爸的眼角膜救不了格拉，那他就一生陪伴格拉，当她一生的眼睛。

草越来越深，救护车无法行走，只好停了下来。吉日和医生下了车，他们看见了勒勒车。吉日奔跑着呼喊：“格拉，格拉。爷爷，爷爷……”

（摘自《少年文艺·南京版》）

根子把儿子带到城里，原本是想陪儿子逛逛，让儿子开开眼界的，谁知工地老板为抢时间，突然宣布加班半个月，根子的愿望就落空了。

儿子读书很努力。虽说家乡小学只两个班，只一名代课老师，但儿子成绩总是第一名。根子对儿子说，好好读书，读完小学读中学，读完中学读大学，爸再累都供你！

儿子眼泪汪汪使劲点头。

10岁儿子的泪水大大鼓舞了根子的士气，根子在城里顿顿吃泡菜都不觉得苦了。

总是考第一，儿子便显得底气很足，拽着根子问：城里都啥样？

城里有好多好多的楼房。

还有呢？

还有好多好多的灯，整夜整夜都不灭。

还有呢？

还有好多好多的汽车，跑得跟风一样快！

还有……根子就搔头了。根子突然想起那天在街上看海报，说足球赛在体育场举行。足球赛根子看过，不过不是在体育场，是在一幢正在修建的楼房的顶上。足球场上那阵势！人山人海的，吼声都快把房顶给掀了。根子就说，城里还有足球比赛。

儿子拍着手，说知道知道，老师讲过的。

根子拍拍儿子头，说，这学期还考第一，就带你进城看足球赛。

到成绩单下来，儿子果然又考了第一，根子也没食言，便带着儿子走了两天的路，到了城里。

可是老板说加班……其实，根子心底还是暗暗有几分庆幸的。带儿子进城之后，根子找人一打听，吓了一跳，足球赛特票50元一张，最差的丙票一张也要35元。就算买丙票，两张也得70元。这可是自己一个月的伙食费呢！何况票早卖完

了，假如从票贩子手里买，甲票得200元，丙票也要近百元。根子听得头皮发麻，嘴里“嘶嘶”地倒抽着冷气。

儿子……根子很难为情，脸上的笑比哭还难看。

儿子很懂事。小学三年级学生已经很懂事了，虽然做梦都梦见看足球赛，但也知道那比赛不是自己能看的。儿子说，爸，俺不看球赛，俺们赌一赌，看谁赢球。

赌？根子很惊奇。

儿子说，你输了，就别天天吃泡菜；俺输了，保证年年考第一！

行，根子就跟儿子拉钩。

根子的工地其实和体育场一墙之隔，根子站在正在修建的五楼工地上可以看见比赛的全过程。儿子不能爬到五楼上，就蹲在墙角，儿子说，俺听比赛！根子一听这话，泪差点儿就下来了。

看球赛的人可真多。根子想，这么多的人都喜欢这玩意儿？

比赛很激烈，看台上的人大

呼小叫，又打锣又敲鼓，还有吹的——根子听到人说，那叫铜管乐队——吹得人直发晕。一激动，看球的人还做起了水一样一波一波很好看的浪。看着看着根子觉得自己心里也热起来了。

但根子猛地一惊，根子心里暗暗叫苦：咋……根子虽看不懂比赛，但根子看得懂比分牌……客队真要输了吗？

根子的拳头狠狠地捶在一块红砖上。

儿子贴在墙角，专心致志地听隔壁传来的人声，脸上的笑渐渐就要溢出来了。根子低头看见儿子，心里便酸酸的。

看台上突然轰一声，像要炸了似的，惊天动地的锣鼓声响起，根子一看：完了，自己果然输了！

俺赢了，俺赢了！儿子大呼小叫起来。

谁说你赢了啊！根子大声说，你输了！

俺赢了！儿子不依不饶。

你输了！儿子倔着。

你敢……根子想吓唬儿子！

儿子呆了呆，突然扑过去，抱住根子的腿，爸，俺赢了，是俺赢了！可俺还是要年年考第一，你可别天天……

根子突然不知该说什么好，儿子……根子看见儿子有些冻得发抖的身子，突然感觉心疼，不就100块钱吗？咬咬牙不就挺过去了？让儿子听球赛，这么冷的天……根子觉得眼中有一种东西再也包不住了。

爸，别哭！儿子说，俺会好好读书的，俺今后有了钱，在学校旁边也修一个好大好大的球场，俺们天天看球赛！

修一个好大好大的球场！根子想。对，好好读书，好好读书就能修个好大好大的足球场！

（摘自《2000年度中国最佳小小说》，漓江出版社）

听球赛

◎ 杨轻抒



碰 杯

◎ 古井1986

1

“我在海边待过几年，看见海就跟看见……看见什么一样呢？”马老大放下筷子说，“就跟看见土地一样，一睁眼就是海，一闭眼脑子里晃的还是海。”马杨看见过马老大在海边上照的一些照片，那上面的大海发黑，像一个臭水潭，这让年幼的马杨从开始就对大海没什么兴趣。

“你们真该去见见大海，只有往那儿一站，海风一吹，才会知道什么是宽广。”马老大仍然很陶醉，半眯着眼睛，似乎海风正迎面而来。马杨和张新坐在马老大的对面，马杨不时瞟一眼马老大，又瞟一眼张新。张新低着头光顾着吃。

“爸，你想说什么呀？”马杨打断了马老大。

“就是想跟你们聊聊。”马老大说。

马杨背地里管他爸叫马老大。马杨想，马老大坐10多个小时的火车来学校就是为了回忆大海？现在马杨已经在大学度过了半个学期。坐在旁边的张新是同他一个寝室的。前段时间他们发生了一点儿不愉快，差点儿动起手来。后来马杨妈给马杨打电话时，马杨不小心说漏了嘴，说跟寝室里的人关系处得不好。没几天马老大就来了。

“一点儿小矛盾算什么呢，男人应该跟海一样，胸怀应该像海洋一样宽广。”马老大最后说。马老大让马杨和张新在他的面前握了握手，搞得像个仪式一样。

当晚，马老大跟马杨谈了半宿，零零碎碎地谈责任、谈胸怀，直到马杨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。马老大说：“你应该像个男人一样了。”马杨很沮丧。马老大的意思

就是他还不像个男人。

2

马老大曾在马杨高二结束的那个暑假试图跟马杨建立良好的关系，可马杨不理他的茬儿。那时，马老大喝着热茶满头大汗地看马杨趴在电脑前面又是看电影，又是QQ聊天，忙得不亦乐乎。

有一天，马老大站在马杨的身后，咳嗽了好一会儿，说：“马杨，你多大了？”

“不知道，好像快18了。”马杨大大咧咧地说。

“马杨……”马老大似乎很难开口。“我18岁的时候，已经从师门出师了。”马老大以前是干木匠的，18岁时已经挑着木匠挑子，走街串户地给人做家具了。

“你是让我去学木匠？”马杨头也不回地说。

“是不是，我是说，你应该好好体会18岁，18岁是个槛。”马老大说。

“我会好好体会的。”马杨说。

无疑这次谈话没有什么效果。可事实上，马老大和马杨的高三班主任已经密谈过了，掌握了马杨的全部动向，常常对他旁敲侧击。这个时候是高三的第二个学期，之前的那个寒假马杨跨入了17岁，也就是说离18岁不远了。

3

以前家长会，马老大要么不来，来了就坐在教室里心不在焉。马杨都学文科一年多，他才发觉原来孩子上的是文科，丝毫不记得马杨曾征求过他意见那码事。

可是从高三寒假结束之后。这种日子结束了。月考之后放假两

天，马杨回到家，吃过晚饭又趴在电脑前上网。春节刚过，到处都是喜庆的味道。马老大走了过来，在马杨旁边转了两圈，看着马杨聊QQ。马杨被看得浑身不舒服，干脆住了手，看他到底想说什么。

马老大见马杨不聊了，说：“你继续聊啊，继续。”马杨说：

“没劲，不聊了。”马老大说：“是不是没有女孩子跟你聊啊？”马杨愣了愣，说：“有我也不想聊了。”马老大说：“那是，现在是读书的时候。不要跟女孩子有太多接触。”马杨说：“我没跟女孩子有太多接触啊。”马老大顿了顿说：“我听人说，你在学校跟一个女孩子……走得挺近。”

马杨这下子就明白了，他是在说吴小莉。马杨跟吴小莉高一时就是同班，还同桌过几次，吴小莉活泼开朗，有时候开开玩笑，也没别的什么。马杨说：“你瞎操心什么？”“我这怎么是瞎操心呢？我是你爸啊。”马老大急了。“我知道你是我爸，可以前你没管我，我不是照样好好的吗？”马老大被戳到了痛处，不说话了。马杨说：“我没问题的。”马老大的目光在马杨脸上扫来扫去，说：“我太忙了，你要理解我。”马杨说：“我理解你啊，我是说你管不管我都没关系。”

马老大瞪着马杨看了几秒钟，好像在判断马杨是不是在说谎。马杨笑了笑，可能比哭还难看。马老大绷紧的脸松弛了下来，临了又补充了一句：“现在是特殊时期，我得管管你了。”

现在有什么特殊呢？要高考了吗？马杨想。

4

马杨并没对马老大撒谎，马杨可不是娇滴滴的花朵。最起码也是一棵铁树，马杨自认为。所以马杨从来都不觉得马老大不答理他有什

么不对劲的。一来能享有充分的自由，二来马杨的确也知道马老大挺辛苦的，烦心的地方多着呢。

马老大经营着一家小木工厂。有一年夏天，马杨家开来一辆满载的大货车。汽车开来时正是中午，工人已经下班了。马杨打电话给马老大。马老大心急火燎地说：“你和你姐、你妈先下着，我一会儿就回来。”马杨又问他妈怎么办，马杨妈一看骄阳似火，货物又多，说：“等你爸回来再说。”然后就不知道上哪儿串门去了。马杨姐的房间关得紧紧的，不知道又跟谁在电话里窃窃私语。这下就剩马杨一个人没地方去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绕着货车转了几圈，发现司机已经在驾驶室里睡着了。

高大的梧桐树下凉爽得很，马杨靠在树干上。尽管蝉声四起，马杨的眼皮子仍然直往下掉。待惊醒

的时候，马杨看见马老大正从大门口进来，他像所有的小商人一样腋下夹着一个廉价的黑皮包。马老大走到货车前，环顾着悄无声息的院子，看见马杨在大树下，就走了过来，说：“怎么没人下货？”他一脸的汗。马杨说：“我一人怎么下啊？”他说：“你妈呢？”马杨说：“不知道。”马老大扭头看了看一大车货，回头说：“就我一个人该死？”然后扭转身，爬到车顶上，往下掀木板。司机也被吵醒了，从驾驶室里爬了出来，说：“老板亲自下货啊？”马老大说：“什么老板，老板个屁。”

马老大的钱挣得很不容易，这点马杨一直就知道。这也是马杨唯一一次听见马老大说“就我一个人该死”这样抱怨的话。之前，以及之后，马杨都没再听他抱怨过。男人就应该勇猛地面对生活。这是马杨后来

总结男人守则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。无疑这是马老大教给他的。

5

自从马老大给马杨敲了警钟之后，大大咧咧的马杨收敛多了。月考完，马杨回家时就带着点儿忐忑。一到家，他就跟他妈汇报了一下学校的情况，然后就钻进房间准备玩电脑，一开机却发现电脑还是启动不了。上个月马杨跟马老大说了，得换个新内存条。马老大答应这个月给他买条新的，可现在电脑还是进入不了操作系统。马杨有点恼火，但是也不敢去跟马老大说，于是就蹭到他妈身边旁敲侧击了一下。马杨妈说：“你爸可能是忙忘记了。”马杨就没再说什么。他知道妈妈肯定会把他的意思转述给马老大的。

马杨没想到马老大第二天中午就买了条内存回来。马杨有点纳闷，马老大什么时候行动这么快了呢？马杨小学时他许诺给马杨买辆自行车，直到初一马杨才骑上；还有一次他许诺给马杨买一杆气枪，到现在都没看到枪的影子。

晚饭时，马老大刚吃了几口就放下碗筷，说：“我呢，最近太忙了。”马杨想他最好忙得没有时间来刺探自己的学校生活。“有些事情就忘了，”他又说，“但是跟我做生意的都知道我最讲的就是信用了。”说完，他看了看马杨，又拿起碗筷开始吃饭。直到睡觉时，马杨才恍然大悟，蒙在被子里就笑了起来。马杨





想，马老大这是怎么了，他是要跟我解释他并不是不守信用吗？马老大以前可不跟我解释的。

6

那天初中同学来学校找人，意外地撞上了马杨，晚上马杨旷了自习时间，跟他在外面聊了很久。早上班主任不仅教训了马杨，还通知了马老大，没想到马老大中午就来了，把他叫出去吃饭，马杨心里有点发颤。

在饭馆里坐定后，马老大说了一句话差点让马杨喷饭。他说：“我读高三的时候，也有很多好朋友。”饭馆里人来人往，点菜喊话，很嘈杂。马老大好像怕马杨没听见，又重复了一遍。马杨还是第一次听到马老大说他的高三。

马老大说：“当时我们几个哥儿约好以后富贵不能忘，一辈子都是好哥儿，你们这么干过没有？”马杨说：“朋友就应该这样。”马老大说：“是的，朋友就应该这样，我们当时还一起打过群架，一块儿打，然后一块儿跑，老师问起来都

不说，有点英雄的感觉。”马杨说：

“你还打过架？”马老大说：“就打了一次，诈骗唬唬，也没真动手。”马杨笑了起来，说：“你们太熊了。”马老大也笑了笑。马杨后来想起这个中午，感觉他爸就跟他兄弟一样。

后来马老大说：“男人终归是要靠自己的。你知道我当时的朋友现在在哪吗？人家现在是省里一个厅的副厅长，我混成这熊样子，根本就没脸去跟他碰面，等你大了，你就知道了。”马老大使劲地拍了拍马杨的肩膀，又强调了一遍：“男人在社会上要靠自己，男人的肩膀生来就是挑责任的。”马杨一愣一愣的。马杨想解释一下旷课的事情，可是马老大似乎对他旷课根本没什么兴趣。

马杨一开始还以为马老大是因为他上了高三才这么紧张的。所以高考之后，马杨长长地松了一口气。填志愿的时候，他故意填了一所离家比较远的学校。马杨妈三天两头打电话过来，等马杨妈说完了，马老大就进行总结，他的开场

白就是：“你快18了吧？要自己管自己了。”他嘴上是这么说，可是一听说他跟寝室里的同学关系处得不好，立马就赶到学校了。

大一的第一个学期结束之后，马杨回到家。

没几天他就满18了。马杨没什么太多感觉。每次过生日，他妈都会宰一只大公鸡。过生日也就是吃一只鸡。这是马杨的想法。

生日那天晚上，马杨半躺在沙发上看电视。马老大从他的房间探出头，对他招了招手。马杨走进马老大的办公室兼杂物室。马老大坐在沙发上，让马杨把门反锁了。马杨的心里七上八下的。茶几上摆着两个酒杯，还有一瓶刚开的白酒。马老大说：“坐，坐。”马杨站在那里，有点不知所措。“坐下啊。”马老大说。马杨机械地坐了下来。马老大把马杨面前的小酒杯倒满，又给自己满上，然后把酒杯举了起来，看着愣在一旁的马杨说：“端上啊，端上！”马杨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，端起了酒杯。马老大碰了一下马杨的杯子，说：“祝我儿子18岁生日快乐。”

马老大说得很郑重，然后一仰头，干了。马杨相信谁遇见这事也会跟他一样不知所措。马杨不知道他是不是也该一仰头干了这杯酒。马杨犹豫地瞄了马老大一眼，才仰头，干了这杯酒，差点辣出眼泪来了。马老大坐了下来。马杨也晕晕乎乎地坐了下来。马老大咳嗽了几声，说：“18岁了，你应该有男人的责任了。”马杨被那点酒精烧得有些迷糊的脑袋灵光一闪，他突然明白了马老大为什么在这一年里那么紧张兮兮的。后来马杨妈敲门，马老大收拾了酒杯，开门。马杨妈把头探进来。看了看马杨，又看了看马老大，疑惑地问：“你们父子搞什么秘密活动？”

（摘自《中国校园文学》）

paw 一

安妮快两岁的春天，忽然变得不安定起来。

母亲说，安妮该谈恋爱了。

果然，一直温驯听话懒得出门的安妮，在这个春天格外活跃起来，频频出门。

安妮这样的躁动，持续了小半个春天，然后有一天，安妮忽然安静下来了。早上醒来，竟然发现它在床头卧着，呼噜呼噜地睡大觉。

母亲说，兴许，安妮怀宝宝了。

接下来，安妮一天天懒惰起来，每天大多数时间都在睡觉，睡醒了就吃东西，饭量大了许多。果然是怀了宝宝。

 paw 二

一个月后，安妮明显笨重起来，肚子大了一些。更加懒惰，不爱动，有时候唤它一声，它眼皮都不抬。

快三个月的时候，安妮的肚子已经快要坠地，母亲说，猫三狗四，它是快要生宝宝了。

随后不久的一个夜晚，安妮生下了三个宝宝。安妮就这样成了真正的妈妈。

在宝宝们面前，曾经娇气任性的安妮一下就成熟了，由着几个睁不开眼睛的小家伙在怀里拱来拱去，不生气，也不急躁。这幸福的一家四口，我蹲在旁边看着，忍不住，想伸手去摸一摸那些柔软的小家伙。

于是就轻轻伸出手，不承想，手还没有碰到小猫咪，安妮忽然发出重重的呜呜声。我吓一跳。

安妮怎么了？我的手停在半空。

这时，母亲走过来，问我，你干啥？

我说，我想抱抱小猫崽，它们很好玩。

母亲急忙说，别伸手，小心安妮抓你，哺育期的母猫是很凶的，六亲不认。

不会吧？我想起安妮平时温柔乖巧的样子，它认识我的。

它谁都不认识，母亲把我拉起来，你最好别动它，更别动它的孩子，现在，它就认识它的孩子，把全世界都当成敌人。

我还是将信将疑，可是看着安妮那种警惕的眼神，由不得我不信，只好悻悻地站起来，嘟哝一句，真是自私的笨猫。

那是母性，不是自私更不是笨。母亲反驳我。

 paw 三

那几个小猫崽，大约10天的时候，睁开了眼睛，毛发也浓密起来。两只黄颜色，一只是栗色的，会喵喵地叫了，可爱极了。

我给它们取名字，大黄、小黄和小黎，我会趁安妮不在的小小的空当儿，伸出手抱起它们来温柔抚摸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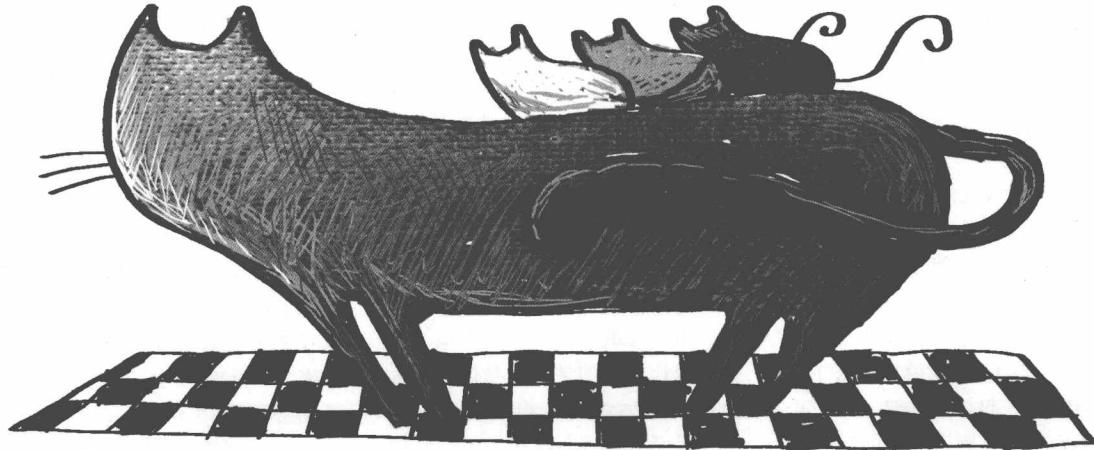
有一次，我正抱着小黎逗弄，没留神安妮回来了，看见这一幕，安妮即刻发出呜呜的愤怒，并弓起它的脊背，吓得我一下将小黎放回窝里，退到一边。

好几天，安妮没有再离开它的窝，警惕性加倍提高。一天下班回家时，母亲告诉我，安妮带着它的孩子们搬家了。

我没听明白，搬家？安妮怎么把孩子带走的……我

别怕，安妮带你回家

◎ 美 丫



连声问母亲。

母亲叹口气，我也找了大半天才找到，但你别过去看啊，不然它们还会搬。

到底在哪里？我追问。

在你以前的床底下。母亲说，安妮把它的孩子都叼到你以前住的那个小屋床底下的小地毯上去了，可能它找了好几天才找到这个地方。

天哪！这个安妮。我说，我去把它们抱回来。

别动它们。母亲厉声制止我，一定是觉得窝里没有安全感了才走的，让它在那里吧。你千万别去看，不然它还会搬！

动物就是动物，一点没有感情。我才不和它们一般见识。

可是心里，却总痒痒的，两天后的晚上，我偷偷溜进那间现在做了储藏室的小屋，打开灯，探下身去。果然，床底的那块小地毯上，三个猫崽正拥挤在安妮怀里吃奶，而灯光下，安妮的眼神却像刀子一样射向我，令我打个冷战，飞快爬起来跑了出去。

结果因为我那半分钟的观看，第二天，安妮竟然再度带着它的孩子们失踪了。这一次，全家人找翻了天都没有找到。母亲不停抱怨我。而我没想到安妮真的能倔犟到这种程度。我也着急了，不管怎样，我是爱它们的。最后，母亲说，先别找了，安妮总会出来吃东西的，小猫崽也会叫唤了，只要在家，就能听见。

于是，我们都不再发出声音，每个人静静地待在一个屋子里，终于，母亲听到了她的卧室隐约传出来的猫崽的叫唤声，我们细细分辨，那声音，竟然来自衣橱顶上的几个箱子中间。

我瞠目结舌，那么高的衣橱，安妮自己爬上去我不奇怪，可是，照母亲说的，它要一个个把小猫崽叼上去，也太不容易。

它真是什么都不顾了。我后悔不已，心想真的不该打扰它。

为了弥补过错，我给安妮准备了丰盛的食物，等它饿了的时候自己溜下来吃，一家人，都装作不知道它和猫崽住在哪里，努力成全它的安全感。

四

终于，一个多月后，安妮带着它的猫崽回到了窝里。一个多月的小猫崽，正是可爱的时候，已经能够东奔西跑，也许是在安妮眼里，它们多少能够照顾自己一些，不再像最初那么脆弱，所以，它放心了许多，也不再充满防备，不再敌视我们亲近猫崽，逗它们玩。它和我们曾经的亲近感，随着猫崽的一天天长大，又回到了从前。

但是家里四只猫，真的太多了。所以猫崽快三个月的时候，母亲提议，看能不能送出去两只。

过了几天，母亲的同事抱走了大黄，表哥来抱走了小黎。家里，只剩下了小黄和安妮，显得清静许多。只是我们没想到，大黄和小黎走后，安妮开始不吃饭了，焦躁地到处跳来跳去。

母亲说，它的孩子走了，它肯定有几天不习惯，过几天就好了。

但是几天过去，安妮不仅没有安静下来，却变得更焦躁了，饭也好好吃，而且开始频繁出门，一出去就是一天。

这个安妮，真能折腾。连母亲都无奈了。它也许是想找大黄和小黎，找不到也就算了。但我们更加没有想到的是，大约半个月后的黄昏，外面下着小雨，安妮脏兮兮地从外面回来了，身后，跟着一只同样脏兮兮的小猫，黄色的毛发，不是大黄又是谁？

我站在门口，目瞪口呆，好半天才想起来喊母亲和父亲。他们都跑出来，看着安妮带着它的孩子站在门边，一时间谁都没有说出话来。

安妮过来蹭蹭我的裤脚，转了两圈，那是它饿的时候习惯地向我撒娇的表示。我蹲下来，看着它有点讨好的眼神，疲惫却又想撒娇的眼神，再也忍不住一把抱起它，眼泪掉了下来。

我承认，这一刻，我被安妮征服了，被母亲所说的母性征服了。它是一个了不起的、伟大的母亲。

那天晚上，我给安妮和大黄好好洗了澡，用吹风机吹干，然后把它们母子三个抱在床上哄它们玩。大黄和小黄很快打成一团，轻轻相互追逐、相互抓咬……安妮在旁边看着，不时舔自己的毛发，充满欣慰，却似又充满遗憾。

遗憾？小黎！我的心一紧，表哥住在乡下，离我们家几十公里，安妮无论如何是找不到的，可是，它会不会像找大黄那样一直找下去？我再也顾不得已经很晚了，拿起电话来打给表哥，听到他的声音，张口便问，表哥，小黎，就是那个小猫，还好吗？

表哥听明白我的话，叹口气，刚才舅妈已经问过我了，明天我就给你们送回去。

我愣了片刻，放下电话，一回头，母亲在身后站着，微笑着看我片刻，说，我真害怕安妮会累死在寻找孩子的路上，我想，它不会放弃的。

没错，它不会放弃。

一个家里四只猫，就是有点乱。母亲自己絮叨，谁知道安妮怎么那么疼孩子，不像一般的猫，那就别让它们一家分开了……

(摘自《课外阅读》)

半夜两点多他打电话回家。

“爸，我现在在离岛，我不会回家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会考考成那样；阿娟昨天又说要分手，我没脸再混下去了。”

爸爸静了好一会儿，半天，他才听到爸爸缓缓说：“你要那样，我也没办法，我也老了，到哪里找你去？你考得不好，大概是我们没有遗传给你天赋；你被阿娟甩了，大概是我们把你生得太丑。错在我们，怨不得你。”

“爸，你们保重自己。我不能尽孝了。”

“我们的事你就别管了，但你要自杀，有两件事不可不注重：一是

要穿戴整齐，别叫人笑话；二是别在人家度假屋里，人还要靠它赚钱呢，弄脏了地方，对不起人家。”

他想了想，说：“爸，你想得真周到，我会照你吩咐的去做。”

爸爸说：“我没吩咐你做什么，我只吩咐你不要做什么。”

他感动了。

这样的爸爸，天底下也真不多见吧。

“爸，我最担心的是妈妈，我不敢打电话给她，你帮我编一个谎话，暂时骗骗她好吗？”

“生死大事都由不得我们了，这种小事计较个什么？她不会怎么样的，总得活下去。我们不像你们，

一辈子什么苦没吃过？早就铜皮铁骨了！都像你这样，考试成绩差一点，女朋友跑掉，就要死要活的？我们早就死掉几条命了，还等到把你生下来？把你养这么大？还能等到三更半夜来跟你说这些不知所云的话吗？”

他被这几句话镇住了，半晌出不得声。

“爸，那就这样了……”他突然不知说什么好，“都半夜了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

“我今晚又失眠了，肚子饿起来煮一包方便面吃。”

“爸你又吃方便面，医生说老吃方便面缺乏营养。”

“做人不要太认真，肚子饿就管不得医生了，没有鲍参鱼翅先拿一包方便面顶顶饿也可以。”爸爸的口气突然轻松起来，“你知道吗？我发现一种方便面新吃法，一包方便面、4粒芝麻汤圆一起煮，香甜糯滑，味道妙不可言。”

爸爸自顾自地继续说：“从前，都不知道方便面还能有这么好的吃法。所以，有时候，平平常常的东西，变个样子再吃，就吃出新味道来了。”

爸爸停了停，仿佛咂咂嘴，要把方才的美味再体味一次，然后说：

“不过，我再跟你说这些都没什么用了。”

放下电话，他呆了好久，方便面芝麻汤丸？

那种新鲜的搭配简直太有创造性了，真亏老爸想得出来！

或许是夜半的缘故，他肚子也饿了。

想起老爸在家里独享家常美味，小小的客厅，窗台上有一盆文竹，一个盛汤面的精瓷大海碗，一双黑漆描金纹尖头木筷子。

他突然想，也许明天先试试这碗面再说。

(摘自《家庭科学》)

先试试那碗面再说

◎(香港) 颜纯钩

